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南海漁人道：「我不要你還報！」

金蒲孤笑笑：「我無需還報，因為我並不欠情，前輩的本意是救我出困，然而我是自己出來的，假如我依照前輩的方法，可能現在還在裡面轉圈子呢！我特別聲明這一點，請前輩認清一件事，就是我們誰都不欠誰的情！」

南海漁人一怔道：「我的意思不是跟你一樣嗎？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意思一樣，解釋不同，雖然前輩並不欠我什麼，這一次也沒有幫到我的忙，劉素客的女天迷陣祇是一個騙局，前輩就是不送那一顆流星球炮進來，我也同樣能出去……」

南海漁人呆了半天才歎道：「小伙子！你太狡猾了，你分明是告訴我這一次的報答不能作數，我讓我再替你出一次力……」
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「那是前輩的想法，我絕沒有那個意思，現在我沒有空陪前輩談天，前輩有事儘管請便，反正我們大家記住兩不相欠就是了！」

說完他昂然向走去，南海漁人呆了片刻，跟在他身後走來，金蒲孤自然是知道

的，可是他連頭都不回，輕輕一笑道：「我要去找劉素客，前輩無意與他為敵，便請不要跟我走在一起！」

南海漁人哼了一聲道：「我是被你這小滑頭套上了，這一次人情不還給你，我永遠也無法心安，祇好跟著你再找機會了！」

金蒲孤冷冷地道：「我再聲明一句，我不要幫助。前輩一定要參加與劉素客為難，祇能說是你自己喜歡多事，千萬別推到我的身上！」

南海漁人的聲音中含有溫意，大喊道：「就算我自己多管閒事好了，這下你該滿意了吧？」

金蒲孤這才回頭對他作了一揖道：「劉素客一意孤行，殘賊武林，前輩此舉尤見心，卻不能算是管閒事！」

南海漁人避開他的作揖道：「關你的什麼事？」

金蒲孤笑笑：「晚輩是對前輩高義表示崇敬之意！」

南海漁人氣得雙眼一瞪，大踏步超過他，向前急行而去，金蒲孤含笑跟在後面，臉上微有得意！

二人走了沒多遠，來到一片短牆之前，

南海漁人停住身形，指著洞門上的「養性園」牌匾道：「這是劉素客的最後一處居所了，祇是不知道他將如何對付我們！」

金蒲孤聽他的口氣已與自己合成一道，心中暗喜，口中卻不經意地道：「前輩認為他會採取什麼手段呢？」

南海漁人大聲道：「我知道了還會問你！」

金蒲孤笑著道：「前輩與劉素客相處年餘，而我今天才見到他的面，這句話豈非問得多餘！……」

南海漁人怔了一怔才道：「我以為對你一天的認識，比我一年餘還知道得多一點！」

金蒲孤見他是誠意相商的樣子，遂也不再開玩笑，想了一下才道：「我對於劉素客這個人雖然很瞭解了，但是對他的行動卻一無所知，這裡就是他最後的一道防線，想來一定不會太簡單……」

南海漁人點點頭，想想才道：「這扇門一向是開著的，突然關了起來，恐怕大有文章，你不要動，我先從牆上跳進去看看！」

金蒲孤不等他有所動作，就把他拉住了道：「前輩不必費事了，這道牆高不過丈餘，任何人都跳得過去，劉素客假如拿它來作為防線，前輩這越牆之舉不是冒險就是多餘！」

南海漁人一怔道：「那該怎麼辦？」

金蒲孤爽然一笑道：「正大光明地從門裡進去！」

說完用手在門上輕扣了兩下，裡面全無回應。

(七十一)

(啊！如果這是真的話，我不知道有多麼感激多門先生……不，感激兇手才好。)

「老師，多門先生真的沒有殺人嗎？」

「這……我想這是警方的工作，不過，我的直覺告訴我，他並沒有殺人，祇是你父親一直認為他是兇手……」

「爸爸？」

「智子愣了一下。」

「那麼，爸爸也來到這裡了？」

「是的，他跟我一起趕來的。」

「是多門先生打電話通知爸爸的？」

「不，並不是這樣。是我打電話去公司，問你有沒有到公司去……」

「那麼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呢？」

神尾秀子溫柔地牽起智子的手。

「智子小姐，你應該感謝文彥少爺。由於我沒有看見你的人影，非常擔心，文彥少爺才告訴我你可能會來這兒了。」

「可是，文彥怎麼會知道……」

「文彥少爺前幾天在戲院的走廊上，聽見你和九十九龍馬相互約定最近要來這裡拜訪他的事。我一聽可嚇壞了，因為我早就知道九十九龍馬這個人心術不正，於是立刻打電話到公司通知你父親，你父親也同樣大感震驚，他說立刻趕來，還叫我也一塊兒過來看看。」

「我趕緊搭乘電車到青梅，結果一出車站就看見你父親也開車趕來了。」

神尾秀子說到這兒便閉上雙眼，不再往下說。智子則膽怯地看著她，然後用力搖著她的膝蓋。

「老師，快告訴我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。老師一定看見我狼狽的模樣了，對不對？不過我不在乎，因為我要知道事情的真相。」

神尾秀子睜開眼睛，微笑地看著智子。

「不，沒那回事。我們趕到的時候，文關處一個人也沒有，還好，老爺非常熟悉這裡的一切，於是立刻跑到那個……那個房間，結果那些男孩們……你知道吧！這裡有許多可愛的小男孩，那些男孩們紛紛驚訝地站在房間外面。我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，他們才說多門先生抱著你，不斷叫著你的名字，而且旁邊……」

神尾秀子避開智子的視線說道：「九十九龍馬的背上插著一把短劍，整個人撲倒在榻榻米上。」

智子緊緊握住神尾秀子的手。

「老師，血……他不是流了很多血？」

「不，智子小姐，他一滴血也沒有流。我本來以為九十九龍馬並沒有死，可是根據多門先生的說詞，以及老爺檢查的結果我才知道他死了。我立刻打電話報警，請警署的等等警官和金田一先生趕來這裡。」

「他們剛到。你醒過來的時候，我之所以不在你身旁，就是因為出去迎接他們了。他們現在正在調查事情發生的經過，還說等你醒過來之後，想問你一些問題。智子小姐，快把衣服穿上吧！」

(一一七)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同時，在苗疆的三天，我十分感慨，我和紅綾之間，本來就祇有血緣的關係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，建立起正常的父女關係。白素總算努力使她對父親這種生物，有了基本的認識。而我也沒有硬要她做不願做的事，所以她看到我，還不至於要躲避。但是我自己心中明白，我在她心中的地位，絕不如那兩頭銀猴之中的公猴。

我自認生性豁達，能把多年不見的女兒在這樣的情形找回來，已經心滿意足，不會去強求其它，令我感慨萬千的是，我和白素之間，卻因此生出了一層無形的隔膜。

我們都知道，雙方都十分努力，想打破這層隔膜，可是任何的努力，看來卻又如此軟弱無力。



「我也過去了。」步如飛搖手，人便像根無重量的羽毛般，輕飄飄地飄回到畫舫裡。

三個人的絕頂輕功看得所有人都睜大了眼，吃驚不已。

「夫君，你這些朋友真是好奇特。」凌靚兒笑著對丈夫說。既是霍非凡的好友，她也愛屋及烏，對他們怪異的行為不以為忤。

「他們有沒有嚇著你？」霍非凡關心地攬著凌靚兒在畫舫裡坐下。他這些好朋友極少和女子打交道，所以對女人和男人的態度都沒什麼分別，容易嚇到別人。

凌靚兒搖搖頭，眼神信任地看著丈夫。

「有夫君在，靚兒什麼都不怕，而且他們是夫君最好的朋友，也不會對靚兒不利的。」

她對自己的信任，讓霍非凡很高興。凌靚兒粉嫩的臉頰在月色下如銀上一層光彩，和她頸上的晶玉相映成輝，整個人美得不似人間俗物，她一時心神激盪，低頭就要往她艷紅小嘴親去。

凌靚兒趕忙轉開頭，羞怯地提醒他：「好多人呢，別這樣！」

「哈……」霍非凡揚聲笑了，抬頭看看其他妻妾臉上都有的妒色，他也不以為意。既有三妻四妾，當然就有得寵和失寵之分，這是做他妻妾該有的覺悟。

菜上桌了，霍非凡帶著凌靚兒入座，妻妾們也落座落座，眾人一起用膳他膳。他很少機會和妻妾們一同吃飯，除了過節日外，所以這是很難得的團圓飯，一家人在明亮月色下進餐。

霍非凡雖然對凌靚兒特別疼愛，但還是有照顧到其他的妻妾，他要僕人將他準備的禮物送給妻妾們，這些都是貴重的飾品，會合她們的心意。

收到禮物的夫人們都很高興，紛紛向丈夫道謝，凌靚兒也多收了一件禮物，是

個翡翠鐲子。她微笑地讓霍非凡為她戴上，開心說謝。

霍非凡寵愛地撫著她的秀髮。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來，眾妻妾所受到的疼愛，還不如凌靚兒一個人多，不過大家除了羨慕外，也都認命地接受，祇有八夫人例外。

唐雨珊真的不甘心，在場的妻妾中，祇有她和凌靚兒是第一回和莊主一起過中秋，可是莊主卻祇疼凌靚兒，根本就忘了她的存在；其餘的姐姐們至少都曾在中秋當過一次主角，祇有她沒有。她嫁給莊主不過才短短的半年，卻馬上就失寵了，教她情何以堪？

莊主愈對凌靚兒好，唐雨珊就愈不服氣，幸好她已經握有凌靚兒的把柄，凌靚兒再受寵也沒多少時間了，自己必定要教她重重摔下，讓莊主鄙視她，不再多看她一眼。這想法讓唐雨珊在中心得意的笑了。

霍非凡今晚是主人，和妻妾們聚一會後，就到別船招呼了。

看著霍非凡氣度翩翩的穿梭在賓客間，如同一顆最耀眼的寶石，不管在何處，永遠都是最顯目，凌靚兒到此時才明白自己是嫁給了一個何等不於凡人的丈夫。

沒有他陪在身邊，她雖然覺得有些失望，但有紅姐和其他姐姐們相陪，她也過了個高興的中秋佳節。

(六十一)

非凡莊主

可兒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第六回 拷逼掌珠 怒傷切戚

詩曰：
妒花風雨便相催，骨肉參商起禍胎。
任彼名花多媚媚，可憐芳骨聽沉埋。
柯翁將錦箋接過一看，見是四首「玉人來」七絕詩，下寫「登蔡氏有所見題」，暗想：「登蔡氏乃宣家小畜生的名字，這詩一定是他與寶珠在書房密約定盟，故借「玉人來」為題，發洩他胸中私情。寶珠收藏不謹，也是天網恢恢，今日敗露。平時與我嘴硬，我看他今日還賴到哪裡去！這敗壞門風的小賤人，若不早早處死，以貽後患。」想罷，怒氣沖沖拿了錦箋，趕至中堂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喝令丫環：「速速將寶珠這小賤人喚來見我！」丫環答應去了。秀林見柯翁大惱出房，必與寶珠不得開交，心下大喜，也出房，閃在一旁去冷眼觀看。見柯翁又命丫環取出許多家法，擺到地下，還有三般利害東西：一條麻繩，一把快刀，一杯藥酒，分到桌上。柯翁好似個活閻王。坐在上面，祇拍著桌子亂叫：「寶珠小賤人快來！」秀林聞看，好不開心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寶珠自被父親逼歸，又在秀林房中百般羞辱，心下又氣又惱，悶悶出房，來到夫人這邊，請過母親的安，又將父親逼歸的話向母親說了一遍，祇氣得夫人眼淚汪汪，又與女兒痛哭一場，叫聲：「女兒呀，我看你父親待我母女這等光景，將來我母女不知死於何所！」寶珠聽了母親這番言語，好似滾油煎心，越發哭個不住。倒是夫人止住淚痕，反安慰寶珠道：「你也不必過於苦壞身子，你我母女聽天由命，你且回房安歇罷。」

寶珠吟吟答應，帶了如媚、如鈞，轉身回房，悶坐在一張椅子上，癡癡呆想。如媚送一茶杯擺在桌子上，總擺冷了也不會喝了一口，直至送了晚飯進房，氣得食不下嚥。無奈身子被這一日氣苦，有些撐持不住了，打點解莊安寢。慢慢站起身來，叫如鈞來扯上蓋衣服，忽然想起袖內有一幅錦箋，忙用手在兩袖內細細一摸，毫無影響，不覺大吃一驚，又不好叫丫環出房四處找尋，暗想：「這幅錦箋若遺失在姨丈家還不致緊要，若遺失在我宅內，倘落於秀林之手，我的性命就活不成了。」

寶珠想到此處，又恨又怕，自己叫著自己名字道：「寶珠，寶珠！你好不小心！這一幅錦箋不致緊要，卻有宣家姨兒的名字在上，被人看見，豈不是無私而有弊！這一場風波若起，很不小！寶珠一死不惜，祇可憐捨不得年邁母親，叫後來倚靠何人？」

(二十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請上網：slcj.us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